

■ 学生版世界文学经典

基度山恩仇记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法〕 大仲马 原著

李梦奎 辑写

吉林文史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导　读

一个年轻的法国水手，正当他步入幸福的旅途之时，却遭到了来自人类最恶劣的情欲的陷害，使他从快乐的顶峰跌入了黑暗的深渊。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磨练了他的意志，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重获新生，一笔巨大的财富使他进入上流社会，从此展开了一幕恩怨情仇的戏剧……

这就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基度山恩仇记》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十九世纪初发生在法国的曲折离奇的复仇故事。

大仲马 [illegible]年出生在法国北部的维莱——科特雷镇，是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作家。他一生中创作了一百多部小说和九十多部戏剧，是当时最多产、最受读者喜

爱的作家之一。在当时报刊连载通俗小说的高潮中，他运用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方法，创作了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处处引人入胜的长篇通俗小说《基度山恩仇记》，每日在报刊上连载，创造了连载小说的最高记录，引起了强烈的社会轰动。

小说把基度山伯爵塑造成为一个正义和复仇之神的化身。他坚韧顽强，技艺超群，学识渊博，爱憎分明，有仇报仇，有恩施恩，成为巴黎上流社会中的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

小说作者非常善于运用布局谋篇的高度技巧，情节精彩，节奏紧张，多处安排悬念，设置伏笔，使小说充满了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令人读来回肠荡气，痛快淋漓，至今仍是世界文学中享有盛誉的通俗文学作品。

目 录

一　阴谋…… 1
二　伊夫堡……21
三　再生……41
四　基度山伯爵……59
五　在巴黎……79
六　仇人相见……93
七　计谋…… 114
八　凡兰蒂的婚事…… 135
九　往事重提…… 160
十　罪行败露…… 182
十一　下毒之谜…… 204
十二　显身…… 218

一 阴 谋

[illegible]年 [illegible]月 [illegible]日，一艘三桅的大帆船埃及王号驶进了风光秀丽的马赛港。船上扯起中桅的上帆、前桅的三角帆和纵帆，但它驶得这样的缓慢和无精打采，这致使那些看热闹的人本能地感觉到了不幸的征兆。领港员正驾驶着埃及王号通过马赛港狭窄的进口。船至里瑟夫湾对面的地方停下，一个青年站在船头的甲板上，指挥着船员进行停泊的准备工作。这个青年人约有二十余岁，长着一对黑色的眼睛和一头金色的头发。他就是埃及王号的代理船长爱德蒙·邓蒂斯。原来的船长黎克勒在船航行到马赛的途中，因病死去了。爱德蒙·邓蒂斯有着十年的航行经验，和船上每一个人的关系都很好，因此黎克勒船长在生病后命令他代理自己的职务。这件事引起了另一个船员邓格拉司的不满，他向前来迎接埃及王号归来的船主摩莱尔报告了在途中曾经在爱尔巴岛停留的事情。

“邓蒂斯哟’船主喊爱德蒙，“到这儿来一下哟’

基度山恩仇记 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等一下，先生，”邓蒂斯回答，“我就来。”然后对船员喊道，“下锚逤’

沉重的铁锚立刻抛下了，铁索擦过船舷发出尖厉的噪声。他又喊道：“下旗，把旗藏好，放斜帆桁逤’

船上的押运员邓格拉司讥讽地说道：“你看，他已经自命为船长啦。”

船主说爱德蒙虽然年轻，但他似乎已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海员了。这时，邓蒂斯来到摩莱尔的身边，船主问他为什么在爱尔巴岛停泊。

“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怎么清楚，我只是执行黎克勒船长的一个命令而已。他在临终的时候，要我把一包东西送到岛上去。”接着，爱德蒙就把自己在爱尔巴岛上的所见所闻详细地告诉了摩莱尔先生。摩莱尔听过之后，慈爱地拍着爱德蒙的肩膀说：“你做得非常对，邓蒂斯，是应该执行黎克勒船长的命令在爱尔巴岛靠岸，但要是被人知道你带过一包东西给拿破仑元帅，并且和他讲过话，那就要受连累了。”

“那怎么能连累我呢，先生芽’邓蒂斯问。“我连带的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而圣上所问的，又是一般陌生人所问的普通问题。哦，对不起，海关官员和卫生检查员来了逤’于是他就向舷门那里走去。

他一离开，邓格拉司就凑过来说，他已向你解释他在

爱尔巴岛靠岸的原因了吧'船主说这次航行是黎克勒船长吩咐的。邓格拉司告诉摩莱尔，邓蒂斯还从岛上带回了一封信，是他经过船长室门口看到的。

这时，爱德蒙回来了，邓格拉司就乘机退走。摩莱尔邀请爱德蒙去吃饭，而爱德蒙却要赶着回家去看望自己的父亲和自己的女朋友。摩莱尔提醒说，黎克勒船长在临终前没有留下一封信给他'邓蒂斯说，“没有。”这倒使他想起一件事，还得向船主请两星期的假。先要结婚，然后还得到巴黎去一次。

船主说：“好。埃及王号要三个月才能再出海，你只要在三个月内回来就得了，因为，埃及王号没有船长是不能航海的呀。”

“没有船长'邓蒂斯眼睛里闪着兴奋的光芒叫道，“说什么呀，你挖到我心底最秘密的希望啦。你真要任命我做埃及王号的船长吗'

“我亲爱的邓蒂斯，假如我是独资老板，我现在就可以任命你，但我还有一个合伙人。在两票之中，你已经得到了一票。让我把另外那一半也给你拿过来吧，我尽力办到。”

“呀，摩莱尔先生，”青年海员眼睛里含着泪水，紧握住船主的手喊道，“摩莱尔先生，我代我父亲和美茜蒂丝谢谢你。”

“别提了，爱德蒙，上天保佑好心人！到令尊那里去吧，去看看美茜蒂丝，然后再到我这里来。”

“那么，摩莱尔先生，过些时候再会，千谢万谢啦！”

爱德蒙跳上小艇，两个船夫划动起来。船主微笑着，目送着他，直到他跳上码头，消失在拥挤的人群里。船主转过身来，看见邓格拉司站在他的背后，也注视着爱德蒙的离去，但他目光里的神情却大不相同。

邓蒂斯上岸后，顺着诺黎史路折入米兰巷，走进靠左手的一家小房子里，急急忙忙地奔上了四层楼梯，走进一扇半开的门里，见到了他的父亲。父子相见，异常激动。爱德蒙把摩莱尔先生任命自己做船长的喜讯告诉了父亲，父亲听了特别高兴。爱德蒙又翻开口袋，把自己这次航海带回的钱倒在桌子上，一共有十几块金洋，五六块艾居和一些小辅币。老邓蒂斯的脸色顿时开朗起来了。父子两人正谈论着，他们的邻居，裁缝卡德罗斯来了。老邓蒂斯曾向他借过一百四十法郎，在爱德蒙出海时，他把儿子留给他度日的二百法郎大部分都用来还债了，以至过着拮据的生活。爱德蒙对他的贪婪、虚伪的品性很了解，因而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卡德罗斯一面向邓蒂斯问候，一面用贪婪的眼睛看着邓蒂斯抛在桌上的那一把金币和银币。他们谈到了爱德蒙被摩莱尔先生任命为船长，谈到爱德蒙美丽的

未婚妻美茜蒂丝。邓蒂斯赶着要去迦太兰村一趟，看望美茜蒂丝。于是就和父亲拥抱了一下，向卡德罗斯挥挥手告辞，走出房间去了。

卡德罗斯过了一会儿也离开了老邓蒂斯，走到街角，去和等候在那里的邓格拉司会合。正是他派卡德罗斯到爱德蒙家中去探听消息的。

“怎么样，”邓格拉司说，“他得到做船长的许诺了吗？”

“他说得若有其事，好像摩莱尔先生已经答应他啦。”

“呸！”邓格拉司说，“他现在还没做成呢。假如我们不愿意让他当船长，他就当不成，可能比现在还不如呢。”

卡德罗斯问邓格拉司是什么意思，后者没有回答，反而问到爱德蒙是否爱着那个迦太兰姑娘。卡德罗斯说，他简直爱得发昏，但在这方面他可要有不称心的事，那位未来的船长要在荫馥密丽村遇到烦恼。邓格拉司让卡德罗斯说清楚点儿，卡德罗斯说，每次美茜蒂丝进城，总有一个身材魁梧高大的迦太兰人陪着他，她叫他哥哥。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对一个漂亮的十七岁少女还会有什么别的想法呢？而邓蒂斯现在就到迦太兰人那儿去了。邓格拉司说：“那我们到半路上去等他吧，看看他们怎么样。”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

是二人就来到了一个离迦太兰村大约百步以外的一个小酒馆。他们要了一瓶酒，一边喝酒，一边注视着村子的方向。

迦太兰村的居民是西班牙人的后裔，他们与马赛人混合，互相通婚，但还保持着他们原来的风俗，使用自己民族的语言。村子里只有一条街。在其中的一间墙外爬满乡村风味的藤类植物的屋子里，一个年轻美丽的姑娘正斜靠在壁板上。她的头发像乌玉般的黑，眼睛似膻羚羊眼般的柔润，裸露到肘部的手臂，像古罗马城市阿尔的美神像身上的手臂一样，正在焦躁不安地摆动着。在离她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坐着一个年约二十一岁的高大青年，他正用一种烦躁不安的目光注视着她、询问她，但姑娘坚决而镇定的凝视却控制住了他的目光。

那青年对美茜蒂丝说，十年来他一直梦想着做她的丈夫，而现在竟丧失了那希望，那作为活在世上惟一目标的希望。美茜蒂丝回答说，我只把你看作我的哥哥，不必向我要求超过兄妹之爱的感情，因为我的心已经是属于另外一个人的了。

“你之所以对我这样严厉和残酷，是因为你在等待着那个水手。但或许你所等待的他是靠不住的。即使他可靠，大海对他可难说呢。”那青年悻悻地说。

“弗南，”美茜蒂丝喊道，“我以前以为你的心地很

善良，现在才知道我错了迩弗南，你祈求上帝的愤怒来帮助你的嫉妒，这太卑鄙了迩不错，我是爱着你所指的那个人，即使他不回来，我也不会相信他会像你说的那样靠不住，我相信他至死也会爱我，而且只爱我一个。”

弗南现出忿忿的样子，在小屋里踱来踱去，然后他突然露出阴沉的眼神，捏紧了拳头在美茜蒂丝面前停下来，问她说，这是不是最后的决定。“我爱爱德蒙·邓蒂斯，”那位姑娘平静地回答，“除了爱德蒙以外，谁都不能做我的丈夫。我活着一天，就爱他一天。”

弗南像一个斗败了的战士一样垂下了头，像呻吟似地叹息，然后又突然抬起头望着她，咬紧牙关地说：“假如他死……”

“假如他死了，我也跟着死。”

“假如他忘记你……”弗南的话还没有说完，一个声音在外面兴冲冲地叫道：“美茜蒂丝迩美茜蒂丝迩”

“咦迩”美茜蒂丝激动得一跃而起，“你看，他并没有忘记我，因为他来了迩”她站向门口，打开门，说：“嗨，爱德蒙，我在这儿呢迩”

弗南脸色苍白，全身颤抖，像看见一条赤练蛇一样向后退去，踉踉跄跄地靠在椅子上，沉入到椅子里。爱德蒙突然看见弗南那埋藏在阴影里的脸，那张脸上带着威胁的神气，他不自觉地做了一个动作，把他的手按在腰部皮带

的短刀上。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人呢。”然后他转过去问美茜蒂丝。“这位先生是谁？”

“这位将是你最好的朋友，邓蒂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堂兄，这位是弗南，除了你以外，他就是世上我最爱的人了。你不记得他了吗？”

邓蒂斯把手伸向弗南，但弗南对这个友好的表示并无反应。爱德蒙看看怀着敌意的弗南，他脸色不禁怒气横生。“我来得太匆忙了，想不到这里遇到一个敌人。”

“一个敌人，”美茜蒂丝愤怒地扫了堂兄一眼，喊道：“你说，爱德蒙，我的家里有一个敌人？假如果真如此，我就挽起你的手臂一同到马赛去，离开这个家，永远不回来。”

弗南的眼里射出火来。

“要是你遭到了什么不幸，亲爱的爱德蒙，”她继续镇静地说下去，使弗南觉得那青年姑娘已经看出他心底处的坏念头，“要是你遭到不幸，我就投到海潮里，永远葬身海底。”她说完这一句，就把她那威严的眼光盯着弗南。弗南觉得已经无法忍受，赶快冲出屋子去了。

他刚跑到凉棚处，就看见了卡德罗斯和邓格拉司。他们看到弗南沮丧的神色，就故意问起了他和美茜蒂丝之间的事，有意激起弗南对爱德蒙的仇恨。

三个人正说着话，邓蒂斯和美茜蒂丝走过来了。弗南要冲出去与爱德蒙争斗，但在美茜蒂丝的目光下退缩了。邓格拉司和卡德罗斯见弗南没敢与爱德蒙动手，于是就同邓蒂斯搭讪起来。邓蒂斯把要举行婚礼的事情告诉了他们，还邀请他们前来参加，并把婚礼之后要去巴黎的事也告诉了邓格拉司。邓格拉司猜测，爱德蒙一定是去送那封拿破仑元帅的信。邓蒂斯与他们告别后就和美茜蒂丝离开了。

卡德罗斯出于对邓蒂斯的嫉妒，而邓格拉司认为爱德蒙将要担任的船长职务应该属于自己，于是他们利用弗南对美茜蒂丝强烈的爱和对爱德蒙的深深的恨，制定出一个狡猾的阴谋。邓格拉司对弗南说道："你心爱的人被邓蒂斯抢去了，你却想不出一个挽救的办法，你们迦太兰人怎么这样窝囊芽'

"我要刺死那个男的，但那个女的曾对我说过，假如她的未婚夫遭到什么不幸，她就会自杀。"

"傻瓜迷' 邓格拉司自言自语说："只要邓蒂斯不当船长，自杀不自杀又有什么关系芽'

"假如美茜蒂丝死，"弗南以不可动摇的坚定语气回答，"我情愿自己死。"

卡德罗斯向弗南介绍邓格拉司，说他是一个诡计多端的智多星，他马上就会想出一个办法来的。邓格拉司说，

分离和死可以发生同样的效力，假如爱德蒙和美茜蒂丝之间隔着一道牢墙，他们也就不得不分手了。卡德罗斯问，凭什么把邓蒂斯关到牢里去呀，他又没有罪。邓格拉司说，办法总是有的，但那跟我有什么相干呀，那又不是我的心事。弗南抓住他的手臂说，我知道，你对邓蒂斯一定也有某种私怨，因为怀恨在心的人是不会看错别人的情绪的。

“我呀，我对邓蒂斯有私怨呀，不，我可以发誓说，我只看你不开心，但既然你认为我有私心，还是你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吧。”说着，邓格拉司站起来装作要走的样子。弗南拉住邓格拉司说，“你恨不恨他跟我没有关系。我恨他呢，只要你找到办法我就来干，——只要不杀死那个男的就行。”

“拿笔来，”邓格拉司说，“我是一个押运员。笔、墨水和纸张是我的工具，没有它们我是办不成什么事的。”

“把笔墨纸张拿来呢，”弗南大声喊道。侍者奉命拿过来了文具。

邓格拉司说，邓蒂斯刚刚航海回来，途中又靠过爱尔巴岛。假如有人向检查官告发，说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的使者，他就会被关到监狱里。弗南说他要去告发，邓格拉司继续说，“假如你去告发，他们就会叫你和被告对质，邓蒂斯就会知道是谁使他入狱的。假如采取我的办法，只要

用这支笔，用左手写一封告密的信就得了。”说着，就用他的左手写一篇歪歪扭扭、完全不像自己笔迹的文字，然后把他交给弗南，弗南低声读道：

阁下，敝人系一拥护王室及教会之人士，兹报告检查官，有爱德蒙·邓蒂斯其人，系埃及王号之大副，今晨自士麦拿经那不勒斯抵埠，中途曾在爱尔巴岛停靠。此人受命将拿破仑的信件送往巴黎。将其逮捕时可获得犯罪证据。如该信不在他身上，则必在其父家中，或在其埃及王号的船舱内。

“好极了！”邓格拉司说，“这样你报仇的方法就聪明了，而且一定不会追到你的身上。”邓格拉司一面说，一面把收信人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上面。

“不错，一切都解决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卡德罗斯，凭着仅有的一点儿智力，知道这样一告密，会产生什么结果，“只是这件事太可耻，太不名誉了！”他伸出手想拿那封信。

“是的，”邓格拉司说，一面把信移开，使他拿不到，“我刚才所说所做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要是邓蒂斯遭到什么不幸，我第一个要感到难过，你看，”说着，拿起那封信，把它揉成一团，抛在一个角落里。

“对了，邓蒂斯是我的朋友，我不能让人陷害他。”

“谁要陷害他？当然不会是我，弗南也不会！”邓格

拉司说，站起来望望弗南。弗南依旧坐着，但眼睛却盯在那被抛在角落里的告密信上。

“你喝得多了，卡德罗斯，”邓格拉司拉起了卡德罗斯，“我们走吧！我来扶着你。”

他们走了大约二十余步，邓格拉司回头看弗南正在弯腰拾那揉皱的纸，塞进了他的口袋，然后冲出凉棚，向城里方向奔去。“哼，”邓格拉司心中说，“这件事我看开头很不错，现在只要静静地看它怎么发展就得了。”

邓蒂斯的婚筵订在上次谈话的里瑟夫酒家举行。筵席虽然订在十二点钟开始，但在预定时间的前一小时，走廊已经挤满了着急的贺客。有的是埃及王号上和邓蒂斯友好的船员，有的是他的其他朋友。大家穿着最漂亮的衣服来为这个愉快的日子增光。埃及王号的船主摩莱尔先生也来参加婚筵了。邓格拉司和卡德罗斯被派往爱德蒙家通知新娘和新郎前来迎接他的贵宾，他们还没有走出多远，就看见那对未婚夫妇在一群人的陪伴下走过来了。新娘的旁边是邓蒂斯的父亲，他们的后边跟着弗南，他的嘴唇上仍旧挂着那阴险的微笑。人们纷纷向新娘新郎祝贺，同时开始享受婚宴上的各种美味食物。邓蒂斯向大家宣布，他购买了结婚预告，在三点钟的时候，马赛市长将为他们主持婚礼。就在他们准备出发到维丽大酒家的时候，一队军人来到了这里。在场的人都带着惊奇神色面面相觑。一个佩着

绶带的警官问道："谁是爱德蒙·邓蒂斯？"

"我！"爱德蒙应了一声，脸上微微有些变色，"请问有何见教？"

"爱德蒙·邓蒂斯，"警官回答说，"我凭法律的名义逮捕你。"

"请问是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但你在第一次审问的时候就可以晓得。"

在摩莱尔先生与警官交涉时，卡德罗斯想起了昨天他和邓格拉司在凉棚里喝酒时发生的事，他问邓格拉司说："这些都是你昨天的把戏吧？假若如此，玩把戏的那个家伙真该死！这个行为太下流了。"

"废话！"邓格拉司反驳道，"你明明知道我把那张纸撕得粉碎了的。"

"不，你没有！"卡德罗斯答道，"你只是把它扔在一边。我看见它被抛在一个角落里的。"

邓蒂斯同在场的朋友告别后，坐在警官的马车里向马赛的方向驶去。摩莱尔先生叫大家等在那里，他赶到马赛去打探消息。人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讨论被捕这件事，邓格拉司也若无其事地加入人们的讨论之中。摩莱尔先生回来了，他失望地告诉大家，爱德蒙的罪名是叛国罪，被控为拿破仑党的专使。美茜蒂丝和老邓蒂斯发出了绝望的呼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